

【姬屋藏郊】《纓系列》：绝纓+结纓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0946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09462>.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Additional Tags:	Alpha/Beta/Omega Dynamics , Alpha/Omeg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5 Words: 29,271 Chapters: 2/2

【姬屋藏郊】《纓系列》：绝纓+结纓

by [JesmieWANG](#)

Summary

收藏向

《绝纓》

“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段儿女情”

“就让你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我的心”

一个帝国的毁灭，一个帝国的新生

一个圣徒的末路，一个帝王的诞生

在灵魂上，他们是知己

在地位上，他们是敌人

《结纓》

《绝纓》番外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发郊结婚啦，请大家吃喜糖

周武王等待千年，终于能揽住他的爱人

Notes

注意：

1、本文是abo设定，乾元（Alpha）！姬发×坤贞（Omega）！殷郊，是平行世界，不完全按照历史

2、温良是《封神演义》中，殷郊所收的两个手下之一，这里用了他的名字，但是作了符合电影设定的修改

3、本文描述的牧野之战没有神仙参与，参考两周时期的车战设定，与电影不同，战争流程有参考，战争细节有私设

4、故事里蝴蝶掉了商邑，把它和朝歌合为一体了

5、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的名称，就像是白铜（铜镍合金）、黄铜（铜锌合金）、锰钢。青铜按照铜锡不同的比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只是氧化才会发青。本文中的青铜，颜色可能是金黄色（铜多），也可能是银白色（锡多），但是不会是现在博物馆呈现的青色

绝纓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凤有商。

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廬公宝尊彝”

——[西周]利《利簋铭》

—

姜文焕掀帘而入。

他摘下风帽，解开襜褕。帐外长夜无明，夹着冰珠的雨点纷飞，让牧野残雪堆积的莽原变得格外泥泞湿滑。他一路走来，厚底的舄履已然半湿了。

大帐内点着火盆，温热的空气甫一接触到面颊，带起些许酥麻。室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辛夷和茅香的味道，应是配制作安神之用。姬发跪坐在朱绘漆榻上，束发却未戴冠，只随意地包了巾帻。他右肘靠着一只铜足凭几，似是在极为认真地摆弄着什么。

“他们吵完了吧。”姬发凝神盯着手中之物，说道。

“哪能呐，”姜文焕俯身脱舄，把它们放在屏风后的衣架下：“群公还在争论不休。”

姬发放下手中的东西，把它压在榻角的犀镇下。他指了指屋内的坐具，对着姜文焕说道：“坐。”

姜文焕随意找了方矮杵坐了下来：“公子鲜【1】和公子封【2】一直皱眉反对，抗议为什么不把虎贲军放在中军。尚父和公子旦为他们细细分析，又把好话说尽，可他们依旧不依。公子鲜竟还讥讽尚父抢功，气得尚父都要和他们打赌。”

说到此处，他不禁流露出一缕笑意。姜子牙虽然平素脾气温和，可真到怒火上头，竟像个少年似的嚷嚷着要在两军阵前设局打赌，最后还是沉稳可靠的姬旦拦下了他。那场面，着实有趣。

姬发并没有接过话头。青年周王把凭几推到一边，不动声色地问道：

“毕公和召公是左右两军的总管，他们有什么看法？”

“二位老君侯……倒是并无异议。”

“那就是了，”姬发冷声道：“老君侯都没意见，那还有什么问题。我这两个弟弟，总以为自己赢了几场战斗就可以指手画脚。战前最忌不静，要是筹划失误，就是几千几万人丢掉性命，他们担得起吗？”

他有些抱歉地对姜文焕微笑道：“阿焕，烦请你多跑一趟，让他们赶紧散会。就说按原计划办，不许有异议。若再嘤嘤不休，别怪我不客气。”

姜文焕却没有立刻拱手领命，而是振了振衣袖，从枰上起身。

他小步趋到姬发的正前方，以最标准的、臣子对君主谏言的礼节免冠长跪俯首，说道：

“焕虽不认同二位公子所言，但是陛下与尚父的计划，确有可商榷之处。”

“阿焕！”姬发“噌”地一声从榻上站起来，完全没想到姜文焕会这么做。

他几步下榻想把姜文焕扶起来，可是姜文焕却继续长跪不起。

“陛下，中军营帐里吵得如此激烈，本身就说明问题，”新任东伯侯说道：“民间有云：‘千金之子，不坐垂堂’。陛下人品贵重，却要亲自深入敌阵，怎么不教臣子心急如焚？”

“战场上，统帅不该待在最要紧的地方吗？”姬发反驳。姜文焕不起，他也不坐到榻上。

“如果你还是质子旅的将军，这论断就完全正确。可如今你是大周的王，自然有所不同。”姜文焕循循劝道，抬手拍了拍姬发的肩膀：“快回榻上去，地上凉。”

“你不也是，赶紧起来。”姬发嘟哝着，可迅速照做了。

姜文焕依言回到小枰上落座，刚想趁热打铁，再进言几句。姬发却开口了。

“那好，依卿所想，予应如何？”

瞧瞧，“卿”“予”都出来了，姜文焕在心底苦笑，口中却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是选取一员信得过的将领，代替陛下现在的位置。而陛下坐镇后方，统筹万机。现下是最关键的时刻，您可万万不能有闪失。”

“好一个‘万万不能有闪失’！”姬发仿佛早就等着他这句话，抢答道：“卿倒是说说看，除了予，还有哪位将领能直面质子旅的冲锋？那可不是西岐周边的小国武装，而是大商最精锐的部队。它的统帅，可是一手培养了你我的‘大英雄殷寿’！”

姜文焕默默不语。

“真正的王理应挑起最艰难的责任，面对最危险的困难，这样别人才会追随他。如果我不冲在最前面，还有谁会追随我？”

姬发放柔了声音，语气渐缓：

“商周战争打了三年，天谴也持续了三年。这三年之间，有多少难民流离失所，有多少饿殍倒毙路中？早一刻结束战乱，就能早一刻解除天谴，早一刻天下太平。”

他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姜文焕，后者只能别过脸，垂眸避开了他逼视的目光。

可是姬发却温和地拉起了他的手，轻声说道：

“阿焕，我不怪你，你只是太在意……”

“我当然在意！”姜文焕罕见地打断了他的话，声音咽哑颤抖：“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我唯一活着的兄弟了……”

一片寂静，只有炭火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爆响。姜文焕的生母早逝，父亲死在朝歌大殿上，血亲兄长被莱夷攻破东都后殉城，其他姊妹也无一幸存。只有尚父能算他远房的叔祖，这也是为什么他贵为东伯侯，却最坚定地支持西岐。

“管邑的宗庙里，没有他的名字。”姬发忽然说道。

了表达对亲人的爱，也为为了保证灵魂不灭。商周之人会将死去的至亲送入宗庙，这样魂灵就得以血食，不会魂飞魄散。

而管邑的殷商宗庙里，没有殷郊的名字。

“我一间一间屋子地找了好多遍，还是没有。”

姜文焕猛然抬起头，一把抓住了姬发的肩膀，怒道：“为什么，他不是殷寿的亲子吗？！”

“定然是殷寿曾经宣布过他的死罪，逢君之恶罢了。可殷郊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魂灵本就不稳，他又被申公豹蛊惑，叛出师门，阐教仙人大概也会视他为弃徒，把他革除教门，让他自生自灭。而殷商的宗庙里又没有他的名字……这样的家族，根本配不上他！”

“阿焕，我毕竟还活着。可殷郊再这样拖下去是要神魂俱灭的，他可怎么办呢？”姬发静静地说道，声音几乎微不可察。

“只有杀了殷寿，结束战争，我才能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带着封神榜去昆仑，去求那诸天神仙：我不要封神榜的权柄，我只要他们能让殷郊的魂魄回还。”

他郑重地从犀镇下拿出刚刚压住的东西。

那是一条用赤、青、白、皂、黄五色丝绦编成的一条带子。带子上方密密地结成一个又一个的同心结，一直织过整条带子的大半。底端用纯洁无瑕的白玉凤鸟珠作结。无结的下半部分被分成了流苏，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

“这个叫纓，”姬发解释道，指尖温柔地抚过一个个同心结：“在西岐，坤贞许嫁时，会戴上乾元送的纓。婚礼结束后，乾元会把纓亲手解下来。”

“殷郊竟是坤贞？”姜文焕难以置信：“不会吧，无论是格斗还是策论，他比我们都强！还有你俩……”

你俩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一见倾心，他当然是最好的，”姬发缓慢而坚定地说道：“我要亲手把这个交给他……”

“他会明白我的心。”

姜文焕黯然长叹：“好，我去传令，就照你说的办。”

他从座位上起身，拉开帐前的帷幔。预想中的冷风却并没有袭来，一直淅沥不停的雨夹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就连厚重的云层也散了，露出澄澈明静的夜空。此时正值拂晓，玉兔早已西落，金乌尚未东升。南边的天幕湛蓝到近乎纯黑，疏朗的群星点缀，闪动着或明或暗的幽深光芒。

“快看！”姜文焕忽然惊呼道：“那颗星！”

他把帘子掀得更大了些。姬发起初不以为意，可当他看到帘外的景象后，顿时冲到门前，连鞋履都忘了穿。正南方向的上中天，一颗极为明亮的星冉冉升起。在它璀璨的光芒下，周围所有的星辰都黯然失色。而那颗星对两人来说都并不陌生。

那是代表命运的岁星。在上古的传说中，这颗命运之星照耀之处，便是天命眷顾之所。

而它现在照耀的地方，就是牧野南侧周人的大营。

“岁星在南，”姜文焕喃喃地道：“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天命在周。”姬发接过他的话柄，声音中满是志在必得。

无数的火把被点起、被举高、被喧哗着游行于周军营地的各个角落，从高空望下去，恍若满天星斗掉落到了周军的营垒里。星星之火不断融合、汇聚，最终化为一条条光流，朝着中军大帐奔涌而去。

拉挽革轭的驷马是同色的牡马，皆系着黑白二色的缨络，车舆足有大半人高，上设发号施令用的建鼓。姬发全身披挂，青铜甲冑、朱红戎衣。他左手持代表杀伐之权的黄钺，右手执代表教化之责的白尾旗，居高临下地站在最左侧的尊位上。姜文焕作为车右，持戟侍立于最右侧。

一双双眼睛仰视着他们。

年轻的周天子开口了。他的声音虽然还带有些许少年的清亮，却清晰而威严。

“远来辛苦了，西土周国的士兵！与我会师的诸侯兄弟和臣民，举起你们手中的武器，现在，听我宣誓。”

窸窣窸窣的声音从人群各处响起，各式各样的武器被举到空中：弓矛戛剑、斧钺戈戟。诸般武器的青铜构件被火把的光照耀，粼粼地泛着金光。

“商国的太阳将永远不会再升起了！纣王只听信宵小的言语，他轻蔑宗庙，他废弃祭祀，他背叛祖先和亲属，他任用奸人来残害百姓。今天，我们要恭行上天对他的刑罚。大家作战要注意控制，军队要整体向前推进，千万不能混乱。我们要鼓足勇气，像奔扑的虎，像发怒的熊。让我们以雷霆之势，结束这个乱世！”

最后他重重地甩了一下黄钺，仿佛劈砍悖逆者的头颅。

“谁都不许退缩，临阵脱逃的人，杀无赦！”【3】

死一般的寂静。

忽然，一个缺了左耳的年轻士兵，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他颤抖着拿起青铜剑，猛烈地敲击在包裹着牛皮的盾牌上！

“万岁！”他仰天爆发大吼：“结束这个乱世！”

仿佛被点燃了一般，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开始在各个方阵中爆发出来，一浪一浪剧烈地拍打在所有人的耳膜上。这震耳欲聋的声音径直飞过牧野平原，直至商军的阵地。来自不同地区、分属不同部队的士兵们一手举着火把，一手举着兵器，火光跃动在他们朝气蓬勃的脸上，映照出他们因激动而流淌的晶莹泪水。各种语言都在欢呼同一些话语。

“吾王万岁！”

“结束这个乱世！”

姬发站在万人中央，神态庄严肃穆。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悬于他的身后，犹如九天之上神祇的光环。有人拿掉了阻挡车轮的木轂，驭手振动长策。在泠泠的车铃声中，革轭缓缓开始前行，向着牧野战场进发。

离开周军大营，战场就在面前。姬发将仪仗用的黄钺、白尾交给驭手收好。牧野的风凛冽，将车前的大纛卷得猎猎作响。他凭舆远眺，右手却不自觉地摩挲着胸前的锦囊。

那个锦囊里，是他珍而重之放入的五色纓带。

二

湿冷的夜雨同样落在朝歌城里。不久前，朝歌的内外城墙都被仙家法术粉碎，只余下一片片难行的废墟。一辆牛车穿过乱石堆，摇摇晃晃地朝宫门外走去。车夫呵斥着甩鞭，可老牛依然前行迟缓。

在后面的空地上，还并排停放着许多和这辆车相同的辎车。金甲白衣的王家侍卫提着油灯，默默注视着面色苍白的人群扛着贮满菽粟的巨大包袱从王宫中走来，一袋一袋地叠到车厢里。

远处传来一连串稀里哗啦的巨响，似乎是许多金属器皿坠地的声音。广场的另一处，原先陈列在龙德殿内的编钟委地、鼎簋弃毁。宫仆们面无表情地拿着长斧，将它们全部劈成一块块碎铜，方便马上投入炉中重造。

“这些是最后一批了吧？”殷郊问道。

他身披防雨的毛毡斗篷，垂着腿坐在城墙残骸的石墩上。一阵风吹过，殷郊顺手捋了捋被打湿的额头，露出盘成发辮的漆黑头发和固定碎发用的白玉回纹额带。这是商王专用的额带样式，正前方立着一只黄玉雕刻的小小玄鸟。两匹牝马被拴在另一块碎石边，一匹纯黑一匹杂色，正垂着头晃动尾巴。

年轻的商王刚夜巡归来。

站在一边的温良倾身拱手，他也是质子旅中的一员，现在是殷郊的副手。青铜甲片随着他的动作发出细微的声响。

“回大王，宫内的存粮已全部搬走，只是……要把这点存粮散发给全城也仅能维持几天，朝歌城里饥民实在太多了。铸造兵器的工匠们说，城里剩下的窑口少，就算原料充足也……”

“大战在即，还是先凑齐武备吧，”殷郊说：“至于粮食，等打赢这场仗再说。毕竟乱世之中，金玉也换不来几斛谷米。”

温良微微叹了口气：“是啊，也只能如此了。”

雨点愈发密集了，似乎还下起了冰珠。寒风穿行在宫城内层叠的重拱与彩绘的梁柱之间，带起低垂的璧簋羽葆发出群玉相击的脆响。

“冀州之战的前夜，似乎也是这样的天气。”温良忽然感叹。

殷郊有些意外：“你也参加过冀州之战？我记得那时你没有成年，用不着打仗。”

“去了，但没上前线，”温良搓了搓手，有些腼腆：“我，还有两个伙伴，我们是偷偷陪苏全孝去的。”

殷郊不自觉地向他那一侧倾身。

“苏全孝天天想着上阵杀敌，因此总盼着自己的成年日。我们几个是他的同寝，都被他说得烦不胜烦，可心里也想着，那天必定要好好给他庆祝庆祝。”

“可在他生辰一个月前，他父亲苏护却反了。”

“当时质子旅要随大军开往冀州，苏全孝也要被裹挟着去。我们见他整日郁郁不乐，就想了一个办法——一起去冀州，陪他过完十八岁生日。告诉他，就算主帅怀疑他、亲生父兄抛弃他，我们三个都还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怀念低回，仿佛那段旧日时光又重现眼前。

“我们仨悄悄藏在运兵器的辎车里，还贿赂了看守的小吏。可是掌管名册是姬大哥……姬发，他是何等心细之人。一到冀州大营，他就把我们一个个从辎车里揪出来，提溜到偏远的帐篷里，还拜托姜大哥和鄂大哥看着我们，一步也不许我们踏出帐篷。”

“他是怕刀剑无眼，”殷郊怅然叹道：“冀州之战，苏护的斥候伤了不少人。”

“臣也是上过战场后才知道。”温良不好意思地捏着剑柄，接话道。

“可当时大家都还小，不懂这些，只计算着一天天地过去，计划可不就全泡汤了。可就在苏全孝生辰的那天，门口忽然空了。我们几个怎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立马溜了出来。还没走几步就看到了崇应彪把苏全孝逼到墙角，说他老子苏护是乱臣贼子，所以生出来的儿子也是小乱臣贼子。”

“苏全孝是我的兄弟，我最好的兄弟，谁要是欺负了他，我一定打得那人满地找牙。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去揍崇应彪。可崇应彪那家伙比我们大，还跟着一堆小喽啰，三下两下就把我们都打翻在地。他还说我们也是资敌的叛徒，他要去报告大王，这时候……这时候……”

他突然顿住了。过来许久，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他才轻声说道：

“……姬大哥忽然带着许多人，从斜里冲了出来，把崇应彪团团围住。他把剑架在崇应彪喉咙上，说这儿没有大商的乱臣贼子，只有大商的忠臣与主帅的孝子。你们也都赶紧回去，给苏全孝过生辰吧。”

温良的声音不知道何时蕴满了苦涩。

“他那么照顾我们，尽心竭力地维护我们，说我们是忠臣孝子，可他自己怎么就变成乱臣贼子了呢？”

“殷寿杀他兄长，辱他父亲，攻他城邑。他如何能不恨，如何能不怨，如何能不举起反旗？”殷郊声音轻轻的，缥缈得就像云烟。

“可现下先王已经离世了，”温良不解地问道：“如今是您继位，又和他有过命的交情。为何不遣使告知姬发，现在的商王是您而非先王，再以新王的名义，令他以西伯侯的身份朝觐，重定君臣之分？”

“姬发隳掉了管邑的殷商宗庙。”殷郊的声音冷硬如铁：“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能、也不想成为大商的臣子了。”

大商的王转过头，盯着温良的眼睛：“隳庙即为翦商，任何商王，都不会宽恕。”

温良张了张口，似乎还想辩解什么，可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姬发手握封神榜而称周王，意在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我，则是承成汤遗胤，受商人供奉

的商王。维护大商的天下正统，社稷安宁，是我的义务。立场不同，昔日的情怀已没有意义，我们早就只剩不死不休了……这些，你，明白吗？”

温良终是浑身一震，单膝跪地，低头允诺道：“温良明白！”

“大王！大王！”

嘚嘚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骑质子旅传令兵利落地滚下鞍，连溅水都不顾就俯身跪在殷郊面前。士兵摘下头盔，竟是一个满头大汗、稚气未脱的娃娃。

“报大王！质子旅一营的弟兄们按照您的吩咐，去有司以及亲贵处，暂借各家武库内的兵器以供防守，可大司命说什么也不肯开宗庙的门。”

殷郊皱眉：“你与他说了么，你是奉王命而来。”

管邑的宗庙被毁后，现下的宗庙便只剩朝歌商庙。现任大司命不是比干，而是殷郊的一位堂叔。他受封于纣王时代，因原司命一脉已无人可用，才推他上来。

传令兵旋即低头回答：“大王，臣说了，还亮出了信物。但是大司命说宗庙为神圣之地，让我们立即离开……”

他话音未落，身前猛地就被带起一阵风。君王已不知何时飞身上马，常伴主君身侧的温执事也紧随其后，唰唰的雨声中，只传来殷郊一句短暂的命令：

“赶紧跟上，宗庙汇合！”

朝歌商庙是比照管邑商庙建的。即使天色再暗，宗庙也永远灯火通明。掺有椒兰的膏烛在各处燃烧，为祖宗们送去歆香与静谧。可现下宗庙广场上，两彪人马遥遥对峙。白色的是质子旅兼任的王家卫队，服色各异的则是宗庙卫队和大司命的家奴。刀剑纷纷嗡鸣出鞘，在雨雾里滴着寒光，胯下的马匹不安地打着响鼻转圈，呼出的气息立刻凝结成白汽。

新任大司命坐在几个奴隶抬着的肩舆上，身后还有一个奴隶给他打着鎏金白缕的华盖遮雨。他年近五旬，断发齐肩，头戴花形祭冠，身着白色祭服，窄袖左衽，绣满龙纹的华丽肩绶从左肩一直横斜到右腋。他正把没有出鞘的剑当做权杖，气势汹汹地指着对面的质子旅。

“宗庙圣地，岂容你等放肆！你们这群外藩崽子，还不快给我速速退下！”

他激动地吹胡子瞪眼，下垂的眼袋更明显了。

“堂叔且慢！”

下一刻，马蹄踏踏，几骑人马径从雨幕里冲出，为首者勒马扬鞭，果然是殷郊！

质子旅众人纷纷下跪：“大王！”

殷郊一拉缰绳，摆摆手示意众人平身，转身对大司命拱手道：“我的侍卫是奉王命而来。殷商有制：王命不可违。且让他们进入武库一观，取得需要的武器，自然会退出。”

大司命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可毕竟是商君亲临，他也只能走下肩舆，起身站立行礼，脚下却一步也不退。

“大王夤夜来访，在宗庙附近大动干戈。惊扰祖宗安眠的罪名，大王可担待得起？”他慢条斯理地责备道。

殷郊无惧他的质问，昂然以对：“若是祖宗显灵，见我大商处于如此危急存亡之境，必也不能安寝。而要注视我等子孙如何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他在马上对大司命遥遥下拜。

“堂叔，还有几个营没有趁手的兵器，明日清晨他们就要上战场了。侄儿恳请堂叔放行。”

大司命轻哼了一声，闪身避过了殷郊的行礼，朝殷郊草草作揖：“宗庙的铜兵皆是为了供奉先祖所用，贵重至极。岂可为庶民小人所持，去战场上沾染腌臢？”

“大王还是请回吧，老臣不送。”

雨声更大了，天上竟然下起了冰珠。

“你！”殷郊断喝：“执迷不悟，姬发都直逼牧野了！等他打进朝歌，把朝歌的宗庙也隳了，你还拿什么祭祀先祖？”

“放肆！”大司命针锋相对：“殷郊，你是怎么跟祖宗的代言说话的？”

殷郊急火攻心，胸口剧烈起伏。

他顿时“唰”一声地鬼侯剑出鞘：“让开！否则休怪朕不客气了！”

“拦住他们！”大司命同样抽出了手中之剑，向卫队 and 家奴下令：“大司命上承天运，有宗庙全权。就是商王来，我也可以不放行！殷郊孽子，你和你父亲一个样。不亲勋贵，不敬上帝，先是收贵族的米粮，现在居然要打宗庙兵器的主意。还把这些都散给了庶人和私自解放的奴隶！似你这等亲小人远君子的做法，天都要弃我大商！且你大逆不道，弑父杀君……”

他的嘴里突然爆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身形委顿，连奴隶也扶不住。这个老贵族倒在地上，剧烈痉挛。汉白玉的砖石上进溅出一泼泼触目惊心的殷红血迹，无比浓郁的血腥味透过重重潮湿铺展开来。

殷郊竟是当即斩断了大司命整条右臂！

原先站在大司命身后的奴隶们全都发出一阵低低细细的惊恐喘息，一个个浑身颤抖着，冒雨跪在殷郊的身前。那些带着武器的家奴与宗庙卫队虽然仍旧把手搭在武器上，纷纷惊疑不定地相互对视。

“弑父杀君……哈哈哈哈哈……弑父杀君？”年轻的商王仿佛听到什么笑话，放声大笑，声音凄惨嘶哑：“堂叔啊堂叔，我独自从昆仑下山，本为诛杀狐妖。那日我在大殿上将姐己一箭穿心，你就在丹陛之下，亲眼目睹狐妖死后我父王便瞬间毙命，七窍中皆流出白色妖气。真相如此清晰，又为何反污于我？！这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

“你不让我进宗庙，不是因为宗庙是神圣之所，而是因为宗庙里藏着你的身家性命！”他从牙缝里逼出这些字眼，扬肘挥掉鬼侯剑上的鲜血，对着身后的质子旅命令道：

“给朕搜！任何人都不许阻拦！”

他抬鞭狠狠抽打在马臀上，一马当先，冲进了宗庙大门，其余人马鱼贯其后。

久闭的宗庙武库内门终于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殷郊在中庭利落地下马，抬手把马鞭扔给温良。果不其然地看见武库内陈列森森，斧钺干戈，戟矛甲冑，一应俱全，一直从地上堆到

了屋顶的承尘处。而在这些武器的后面，还有数量更多的鼎铛玉石、金银珍玩。

质子旅的士兵们开始清点武器的数目，不久之后，辎车悠悠而来，一件件武器被打包，装车运往指定的营地。

“成汤先祖甘愿自焚以济天下百姓，才会被上天眷顾，万民爱戴，方有大商六百年太平基业。而他的子孙，都兵临城下了，竟然连城市里的人民都不愿意救济，只顾着自己的家业财产，这大商……还能活吗？”

殷郊在人群中喃喃自语，眉眼氤氲在一片火把的橙光中。

温良一时听到这话，不禁心中大惊，惶然道：“大王！”

回应他的却是肩膀上温柔的轻拍。

“不用担心，温良，”商君朝他露出一个安抚似的笑颜：“就算上天想要大商灭亡，我也决不会让它灭亡得如此轻易……”

他转身，接过温良递来马鞭，发出了开战之前的最后一道命令。

“修整武备，厉兵秣马，日升之后，列阵迎敌！”

三

迅疾的风自牧野南面汹涌而来，这在冬天常刮西北风的中原，十分罕见。

清晨破晓，太阳从东南升起，西北的天空还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牧野平原的北面，商军已经列阵完毕。商军的前锋步卒们正靠在早就做好的木栅鹿角之后。射手们弓步俯身，将弓靠在一只脚上，以“回头望月”的姿势给长弓上弦。一些人上也完了弦，虚引角弓。而持戈矛的战兵则默默调整着自己盾牌后的绑带，或是按剑平视前方。殷郊登上插有白色大旗的商王戎车，温良作为车右驂乘。训练有素的质子旅并未出声，而是静静散开到两边，无声地将殷郊拱卫在中央。

从天上俯瞰，牧野南侧方圆数里，周军就像是虫蚁一样分布在莽原上，随着中军处一声接着一声的鼓声缓缓地朝北蠕动而来。但是从地面上平视，就只能看到戈矛因反射晨光而微微发亮的金属锋刺和各色飘扬的军旗大纛。等到周军推进地得再近一些，才能看到排成一行的步兵，以及步兵之中，因立了人而变得高大显眼的煌煌战车与车前骎骎战马。

“怎么周军的战车这么少？”温良有些意外地惊叹道。

寻常的战阵中，战车大部分都被安排在步卒的前列，方便直接进行冲锋。但是姬发所带领的周军，战车很少不说，还全都安排在步卒之间，实在是不同于往常。

“姬发星夜兼程，旬月之间就从丰镐赶到了牧野，能剩下的战车必然不多，”殷郊指出：“可是这些战车很多都是驷马的。”

温良不由地倒抽一口冷气。商军就算是质子旅，也只装备双马战车。驷马战车，也就意味着车厢更宽大，冲击的力道更强。

难不成姬发要用这些战车以一当十，撕开我们的防线？”他问道。

“如果是攻破防线的话，就不会这样安排战车了。”殷郊沉吟。

“那……”

“他应该是想要打持久战消耗质子旅。”

周军的战车与步卒停留在几百步外，细密的脚步声响起，带动大地轻微地颤抖。战车越来越近了，原本在战车下面的甲士和步卒都开始分散开来。驭手们扬起双臂将马勒住，行进中马匹被迫停止，不得不扬嘶鸣着起前蹄。待战车挺稳之后，车上的车左射手拿起挂在车架上的弓。车下来自各同盟国的射手服色各异，也从背后拿出与中原不同的直弓，从箭袋中摸出箭羽，将尾端的凹槽卡在弦上。

阵前的几位百夫长挥动火红的旗帜。从中央传来的鼓声激昂，像水波一样散开。士兵们一齐拉起弓，朝天空抛射。瞬息之内，红色尾羽的周军箭羽破空而至，像是流星一样划过黎明的长空，朝商军阵地直射而去。

“大王！”温良高喝。

一支箭对着殷郊而来，发出尖锐的啸叫，几乎要直取殷郊的喉咙。

温良立刻下意识地举盾格挡，但是殷郊的动作比他更快，他只是踏出了一步，殷郊白色的大氅就在他的视线中展开。年轻的商王抬手，动作干净地仿佛只是折下一枝花，黝黑的鬼侯剑在光下泛着冰冷的寒光。一道箭光瞬间在鬼侯剑的剑锋上瞬间破碎，箭杆拦腰而断，尾羽兀自翻滚了几圈，落到战车边上的泥泞里，而箭头仍然在殷郊的脚下，被风吹拂得微微颤抖。

温良不由地愣神，断箭的箭头虽然是简陋的石制，可是尖端却闪着不详的紫灰色。

“是荆蛮人的箭，”他惊呼：“箭上淬了毒！”

殷郊“唰”一声将鬼侯剑收入鞘内，拂了拂大氅上的流苏：“不奇怪。姬发联合荆蜀，必然有用。”荆蛮地卑暑湿，制弓都用了最下等的竹，本来射程远没有那么远，刚刚刮了那阵南风，姬发借了风势，想用毒箭扰乱商军的前锋。这转瞬即逝的战机都被他利用到了。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殷郊这样好的身手。在殷郊周围的质子旅亦不少人都已中箭，只不过箭头大多被多层的皮甲死死咬住，这才没有伤及皮肉。但是前锋的商军首当其冲，又多是原就装备不足的平民或是匆匆调集的步卒，一轮齐射过后，已有不少惨呼从阵中发出，原本列阵严谨的前锋有了轻微的松动迹象。可是周军的抛射却源源不断，甚至随着两军的接近愈发有力。

“我们现在是逆风，瞄准了也放不远。”温良焦急地连连叹息。

“不必在意远近，让他们尽管放！”殷郊沉声下令，“能放多少箭放多少箭，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射程之内！”

周军的射手仍在不断地发射，成千上万的箭杆被抛上天空，交织成密密麻麻的网，仿佛是一团乌云把商军的前锋彻底裹住。商军的前锋步卒耳畔皆是咄咄的中箭之声，有些人的手臂或双腿还被箭簇命中，伤口的疼痛直钻心窝，然而他们或跪或立，咬紧牙关，机械地拉动角弓发射。

商军的箭装饰着白色的羽毛，以青铜为簇，劲道比周军更大，一轮艰难地抛射下来，竟然也有不少杀伤。一个射空了箭囊的商军百夫长狠狠地折断射中了自己上臂的箭，抄起散落在周边散落的周军箭羽，咬着牙大吼道：“放箭啊！”

十数支箭循声而来，一齐朝他而去。血肉被贯穿，沉重的肉体立刻仆地，温热的鲜血刚刚渗出，就被冰冷的大地吞噬。几个靠近他的战士刚想拉弓救援，顿时也被牵连射成刺猬，痛苦地倒地翻滚喘息。其他人只能别过头去，只关心对面的周军，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咽气。

“大王，周军势强，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温良道，声音有些沙哑。

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肩膀。温良抬头，却看见殷郊的眼尾也有了微红。然而年轻的主君对他摇了摇头。

“再坚持一会儿。”

“他妈的！”温良不由地大骂一句：“凭什么对上他，我们就只能做缩头乌龟啊！”

殷郊不禁一愣，旋即被他孩子气的言辞给逗得笑了起来。温良看到主君大笑，不由地呆住了。

“你呀你，还是孩子。”殷郊弹了弹鬼侯剑的剑柄，唇角温柔地笑意却依旧蕴着：“但却说明了问题的关窍。战场可不是只凭意气就能用事的地方。周军这样的箭势持续不了多久。姬发下一步一定是要举兵强攻，我们必须坚守阵地。”

仿佛应了他的话。原本疾驰的南风似乎忽然被温柔的缰索揽住，堪堪止息。破空而来的箭声似乎微弱了下去。而原先被周军箭雨压制地抬不起头的商军，居然还有不少人依托着木制的栅栏、鹿角，在木丛密密的缝隙之后倏然射出一箭。周军战车上的某位公卿大夫身顿时跌落车下。战马嘶鸣，竟然打乱了一小部分的阵型。从周军中军处传来的鼓声原先激越昂扬，却渐渐地变得越来越低沉、越来越低沉。

“周军……是要见白刃了。”温良喃喃自语道。

“温良，我要你带一半的质子旅上前，布三面翼鹤阵！”殷郊扶着战车的木轼吩咐道“让姬发自己撞进口袋，袋底你一定要给我扎紧了。”

“是！”温良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四

太阳升高了，映照着牧野依旧深黑、潮湿的土壤。周军的射手们暂时停止了攒射，牧野上空密集的箭雨也渐渐消散了。

姬发放下了鼓槌。大周六师的进退律令，皆系于少年帝王刚才亲手敲击鼓声。他鼻尖上还闪着点点晶莹的汗珠，却无损于他以沉稳的声音下达命令。

“全军出击！”

登时就有高擎红旗的两骑从天子的戎车边越众而出，朝左右两军迤迤而去。

中军的盟国士兵谨慎地回撤到战车附近。而身穿火红色军服的周军步卒和甲士们却站到了战车的外围。他们窸窣着填入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空隙，把战车当成了防御的依靠。周军士兵们都握紧了手中的戈矛，微微向前倾斜。另一只臂膊上系着刷了朱红大漆的牛皮方盾，横在胸前。寻常的战车与步兵的组合都是一辆战车配合二十五名士兵，但是现下拱卫战车的士兵人数却是惯常的一倍。这让他们与其说是战车的附庸，倒不如说这些精锐的步卒把战车当成了移动的堡垒。这些从西歧一路渡过黄河而来的士兵们沉默着，眼神沉静而锐利。

士兵们以眼角的余光调整行军的队列，除了整齐而单调的行军脚步声，每个人耳中就只能听到自己胸膛中剧烈的心跳。

从高处看去，周军的中军已前于左军和右军大约四分之一个方阵，这让周军从整体看起来非常像一个硕大的箭头，又或是一只巨型的攻城角冲。只不过这只巨型的角冲纯粹以血肉之躯构建。最前面的击槌部分镶嵌的不是灰白的生铁，而是武装了如黄金般灿烂的青铜。

任何战阵似乎都会被这件巨型武器中央突破，崩溃为碎片，即使它面对的是大邑商的王军。唯一的威胁或许是等量的战车方阵，但是这并不存在。

内部的盟国士兵们又开始仰天引弓，准备在接近的前一刻迅速放箭。他们的竹弓虽然在刚才还需要南风的托举，但是现在的距离足够近，可以像射杀长江岸边的鼋鼉一样射杀敌人。

接下来的就是短兵相见，戈矛嗜血。

仿佛只是几次呼吸，弓箭只是响过一轮。周军的中军就狠狠地楔入商军的前锋！

商军的抵抗似乎十分微弱。回击的箭稀稀疏疏，反抗的士兵似乎也没有多少披甲之人。周军就像是快刀切割温热的牛油一样迅速地把前几层的商军分割成碎片。士兵们几乎都没有做出过多的搏杀，就已经前进了许多。有些眼尖之人，甚至都能看见一排排白色的人墙之后残破的朝歌城门。

周军依旧稳定地行进着，队形纹丝不乱，而商军却仍然像烟云一样从周军身侧溜走、消散。王朝的倾覆似乎只在瞬息之间。

姜文焕以手横在额前遮挡渐渐强烈的阳光，忽而长叹道：“难道他只剩下这点能用的兵了吗？”

“不，根本不可能，我们都知道殷寿永远都留有后手。”姬发按住剑柄，眉头深锁，摇了摇头：“传令下去，不要过快推进，收缩阵型。”

他话音未落，商军溃散的情形突然就发生了变化。一声声低沉的怒吼从那些刚刚似乎还在逃窜的商军身后传来，仿佛有什么怪物要从地底破土而出，下一秒就要择人而噬。而商军高亢的骨哨声从周军的左右后方扎入每个人的耳朵，几乎要把耳膜都刺破。无数个声音高呼道。

“放平戈矛，包围他们！”

“大家注意，停下待命！”姜文焕呼喝道。

商军阵前残破的木栅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有些木条被劈散，白花花木屑飞散着落满一地，可所有人的目光却汇集在它们身后的那堵墙上。

最上面是一排排翎羽构成的雪白，中段是细细密密的青铜甲片构成的金黄，再下面是一面面方盾的漆黑。那些方盾重重地砸在地上，溅起无数的尘埃，可遮不住一方方冷毅肃杀，却年轻至极的脸庞。战车上的周军甲士刚想要挥舞长戈进攻，可根本站不稳，一匹黑色的骏马嘶声高高跳起，下一刻战车直接侧面翻到，把车右、御手和箭手全都甩到地上。

那一箭，直接射断了战车的车轂，一直没入御手的眉心！

“射日箭。”姬发的神色凝重，这熟悉的力道让他立刻就想起了某个人：“殷寿！”

他们迎面撞上了殷商质子旅。

殷郊放平镶嵌纯金玄鸟的漆黑雕弓，神色晦暗不明。

“姬发，这射日箭，殷寿他不仅仅教过你，还教过我。”

五

刚刚砸在地上的方盾忽然间被提起来了，依靠大盾护身的质子旅战士们呐喊着放平长矛，平直地前推就洞穿了最前排周军步卒的身体。他们的戈矛远比周军士兵的长，周军士兵还够不着他们，他们的长戈就已经平扫过战阵，像镰刀一般刈掉了周军的头颅。这些从尸山血海中锻炼出来的杀手是即使经历过不少大战的周军士兵也不能抵挡的。面对面相向出矛，质子旅的战士抬手，周军士兵也挺矛，但是周军士兵就是慢了一步，被洞穿胸膛。或者他们也已经举起了盾牌，但是盾牌却被沉重的大钺击碎，另一个质子旅的袍泽就会顺手抽出短剑割断他们的喉咙。

太阳在天空中甚至没有偏移，仅仅只是蓍草燃尽的功夫，数百名红衣的周军步卒就被纯白与金色吞没。质子旅的战士们踩着他们的尸体，留下一行行血色的脚印。

而当站在战车上的甲士们大喊着让步卒们靠近战车，依托战车的高度和速度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了！

那些原先如轻烟般散去的商军前军士兵，那些不被人所重视，连披甲也没有的，看起来就像是匆匆被召集到战场上的武装平民，竟然如同幽灵一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迂回到了周军中军的侧面，以各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对周军发动进攻，狠狠地撕咬着周军薄弱的腹部。他们往往几个人结成小队，只是游走袭扰，或是攻击马匹，或是在车右的攻击范围之外暗暗地向辐辏投掷。而战车的正对面又是密集的质子旅组成人墙，完全无法使马匹奔驰，反而是被商人拽着马匹缰绳反戈一击，然后纷纷倒毙的马匹就足以产生巨大的惯性，让车上的人尽数跌落。

“大王，朝歌城里的百姓虽有战意，但哪有让拿着武器的平民做军队的前锋的啊！”凌晨排兵布阵的时候，温良提出异议：“您怎么能确保他们的佯败不会变成溃逃？”

“我所选的可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殷郊随意地点了点当做兵棋白色石头：“我给了所有贵族猎苑中的奴隶们自由。”

猎苑中的奴隶，工作危险至极：他们要随时制服、驱赶暴怒发狂的虎豹熊黑，提前让它们变成驯顺的模样，才不会使它们冲撞了矜贵的成汤遗胤。但是他们却从来无颜面见主人一面，否则就会让主人的勇猛失色。

“我给他们自由、发给他们和平民一样的粮食，分给他们宗庙武库里的青铜戈矛，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完全披甲。”殷郊的声音含着湿意：“我做这些只是希望他们替我卖命，但他们大多数人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们说，即使只有一天，能作为战士与敌人搏杀而不是作为工具被主人取乐，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啊。”

现在，那些连披甲也不全的解放奴隶们却站在最前方，夹杂在周军一辆辆的战车之中。他们彼此低声呼喝，吹着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仿佛就像是平日中追逐猎物。挡在正前方的质子旅战士们依旧大踏步涌向前，原先雪亮的戈矛被层层干涸的血水包裹。

此时的商军就像是一只白鹤。作为中坚的质子旅是白鹤的鹤身和尖锐的鹤喙，而那些原先佯装败退的前军就像是白鹤的两翼。在周军还没有注意的时候，它张开双翅，把周军的中军卷入其中。而现在，它缓缓地收拢翅膀，要把周军的中军分割出来，然后用尖锐的喙部猛烈地啄击！

六

“季氏五伍全被商军切断，两百人全陷进去了。”

“濮人的盟军完全被冲毁，只有羌人和雍人还在坚守！”

“姬发！我当时就真应该劝住你！”姜文焕一手持戈，一手持着缀满青铜片的圆形画盾，大声吼道。

凌空中又飞过几支箭，姜文焕作为车右，不得不在狭窄的战车车厢内转身举盾，把姬发和御手盖在车下。御手是一个叫利的男孩，来自史官世家，胖胖的圆脸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雀斑，但是他却以不符合年纪的冷静勒紧缰绳，也极其淡然地看待平日温文尔雅的东伯侯一反常态地对着周天子气急败坏地直呼其名。

“别急，殷寿还有预备军没有投入。”姬发的声音闷闷地从盾牌下面传来：“把鼓槌给我。”

雪白色的潮水波涛汹涌，逼迫着红色不断收缩。一些坚守的周军射手还在尝试弯弓搭箭，质子旅的战士微微偏过头，斜斜地举着盾牌，箭柄“夺”地一声没入盾牌，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他们甚至改换了短兵，持着长刀短剑大步上前，周军的射手立刻倒下了，而质子旅的战士目不斜视，只是一脚踢开尸体，依旧向前。但是姜文焕非常清楚，殷寿麾下那只百战百胜的质子旅并非以步军傲视天下，而是以马。

以马和隆隆的战车，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奔驰过广阔无际的原野，将敌人冲击、切割、包围、屠戮，然后取得战争的胜利，扫平八荒！

选择投入战场的质子旅，却全部都是具装的步卒。

也就说，殷寿，还有后手！

“事到如今，也只如此。”姜文焕长叹一口气，认命地捡起掉落在地的鼓槌，递给姬发，一边小心翼翼地继续高举盾牌，保护着主君。

绵密的鼓声开始在战场上面弥散开来。这鼓声不同于齐射时的高亢，也不同于冲锋时的低沉，三声悠长的重击、接着又是两声短促的铿锵。那些听到鼓声的周军士兵立刻不再挥舞戈矛，而是互相靠近，肩并着肩朝着最近的战车有节制地后退，战车上的车右也纷纷下车，推着战车五辆为一组，紧密地挨在一起。第一排的士兵半跪，把盾牌死死地插进泥土，第二排的士兵弓步，把戈矛前送，从盾牌的缝隙中刺出，第三排士兵直立，将戈矛稍稍前倾压在前排士兵的肩膀上，密密麻麻的圆形防御枪阵就这样形成了，枪尖林立，从盾牌的顶端一直延续到空中。

三长两短，是为周军死守之鼓令。

一骑传令的轻骑突破了密密的箭雨和刀枪剑戟，携带着令箭的年轻骑兵身上脸上血迹斑斑，他的火红的蔽膝上绣着火焰和山峦，这是周军诸侯的标志，在战场上代表着左右两军。

“陛下，那些没披甲的商人几乎要完成合围了！两位君侯让我问您……”

姬发低头垂眸。日在中天，此时正值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冬日的大地裸露在空气中，被太阳晒得表面结起一层干硬的土块，不再像清晨时因饱含雨水和融雪而泥泞不堪。

“去告诉两位叔伯，现在不用救援。以三鼓吹角为号，就依战前所议！”

下一刻，年轻的帝王转身，振了振大红的披风，对着姜文焕说：“去把大纛重新挂起来。”

“啊？”姜文焕一时之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纛极为醒目，若是一般的战役中君主坐镇后方，在安全的区域内远远地挂起，可以稳定军心、增强士气。但现在周军的中军正被围在核心，都被逼的不得不结成圆阵死战自保，现在还要挂起大纛，岂不是要变成活靶子。

“挂起来。”姬发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这样没把殷寿的虚实逼出来，自己就得先死了！”

然而利却一声不吭地把缰绳拴在车衡上，轻巧地从车后面下车，麻利地把车中卷起来的大纛铺展开，然后用长戈挑起大纛，踮起脚跟把它挂到光秃秃的轱辘上。

“别挂，这太危险了！得再想想别的办法！”姜文焕连忙出言阻拦。

他突然缄默了，因为姬发直直地逼视着他，黝黑的瞳仁中跃动着熊熊的烈火。那以愤怒作为燃料的火焰原先被压在名为冷静的冰层之下，现在炽热终于蒸发尽了一切，必要燎原。

“欲取必先予，欲胜先陷死，”那未来的天下共主说道：“我要给殷寿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的机会……”

“然后趁他得意，亲手杀了他！”

“周军结了圆阵死守，”商军阵后，白羽晃动，温良回到了殷郊身边，他们距离战场还有段距离，“姬发快顶不住了。”

殷郊双眼微眯，目光在战场上逡巡，半晌，他摇了摇头：“一半的质子旅还是没能彻底打散他们。”

周军结成圆阵以后，退路就被封闭了。原先整齐的阵型也不得不绕开周军的圆阵，就像原本湍急的水流被石头分割了一样。双方的军队已经混在一起，看不太清楚红色与白色的分野，无数的营伍互相穿插。周军虽然被分割包围了，但是质子旅的冲锋确实被迟滞了。

“大王快看，”温良忽然遥遥地指向一个圆阵：“周军中军偏后方！”

殷郊顺着他手臂看去。不，或许根本不需要任何指向，因为那一幕实在是太过于突兀和诡谲。原本已经防得密不透风的周军阵营中，忽然伸出了一杆被挑在长戈上的红色大纛。宛若一片忽然在周方中军上空飘起的彤云。那大纛下端垂下的红色丝绦随着风簌簌抖动，却衬托得大纛上凌空招展的字样愈发的分明了。

周。

那是周王师之旗。

这样的方式就是明晃晃地宣布：周王，就在此旗之下！

“大王，姬发自己暴露了，快命令弟兄们就对着那里冲吧！” 温良的声音激动地都有些颤抖。

殷郊却感到那团红色的旗帜变成了无边的血色朝他扑过来。无数的思绪在他的脑海中翻涌而过，电光石火间，他一把抓住温良的手臂，哑着声音说道：

“不能攻，是陷阱！”

“就算姬发有后手，可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包围，他的援军也不一定赶得到啊！”温良罕见地仰起脸，直接顶撞他的主君：“大王，战机不可失！”

“报——”军报再次送到后方，可送上军报的却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那是个被解放了的奴隶，没有甲冑也没有马匹，他打扮成溃军的模样，浑身都是烟尘，也不知道在战阵中潜行了多久：“周军……周军还有没有出动的战车！”

“周军的左军和右军，将步卒排在前面，而战车全部藏在后面。那些战车上的甲士，全都下马了，和普通的步卒一样都编在方阵之中。他们还让第一排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站成一排，而后排的士兵只有前排的一半。请大王速速派人……小人来的时候，那些战车还完全没有启动……”

一片沉默，所有人的面色都苍白得像是寒霜。他们按着剑柄，没有人回应斥候的话。

温良苦叹：“商军……哪里还有可供调动的步卒啊。”

可殷郊，竟微微地笑了。

“好啊……”他说道，语气中却满溢着欣慰：“好！好！好！不愧是姬发！”

他忽然想到之前王宫中的某个下午，姬发在和他下六博。他是新手，然而姬发精于此道。

西岐的质子把殷商的王储杀到将军，却还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说道：“阿郊，我给你两个选择。”

他一脚踹翻了棋盘，气急败坏地骂道：“狗屁选择！姬发你根本就没给我选择！”

“就算我不想进陷阱，姬发也是要把我们硬赶进陷阱啊……”殷郊喟然，声音低回。半晌，他忽然转脸面对温良，问道：

“温良，你是我的车右，你怕死不怕死？”

温良摇着头，一张额头上布满汗水和征尘的脸上尽是坚毅：“捐躯赴国难，温良不怕！”

“说得好！”殷郊冲他点点头，回过身面对另一半剩下的质子旅战士。这是殷商最后的精华，一共一百辆双轮双马的战车，每个人都待在战车上，三人为一组，戈矛森然，其会如林。

“你们呢——怕死不怕死？”殷商的末代帝王向他们质问。

每个人的胸腔中都发出隆隆地吼声：

“不怕！”

现在，又到了踹翻棋盘的时候了。可战场不是棋局，棋子被将军就要输了，可战场上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拼尽全力截取生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

殷郊左手扶紧剑鞘，右手猛然震动发力。铿锵的剑吟声中，鬼侯剑被举过头顶。在西偏日头的照耀下，青铜的剑锋仍然流泻出无比的华彩。

“殷商勇士，随我冲锋！”

驭者高高扬起长策，重重地鞭中左服与右服的后臀，马声哧哧、衔环鸣鸣。在轻微吱嘎的响声中，用青铜钉联结的辐条和车毂朝后略倒了几步，带起了些许尘土。

战车轰然朝着前方疾驰而去。

八

姬发车前左侧的枣红色驂马忽然弹动了一下耳朵，猛烈地甩动起了马鬃，带着马儿头顶的马鬃和喉咙处的璎珞也泠泠作响。利左手勒紧了缰辔，右手用马策狠狠地鞭打了几下，却依旧无济于事。

地面起先是轻微地摇晃了几下，旋即开始强烈的震颤。黄土原先已经干裂，被无数人马践踏以后又碎成了无数极为细小的浮土与尘埃。这些细小的尘埃现在被震动的大地猛然抛向空中，徐徐飘落后又再次弹起。远处，有什么沉重的声音像是从大地中生长出来一样，越来越近，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近。

来了。

姜文焕在心底默念，长戈柄六面的棱角在手心硌地生疼，指尖的触觉几乎感觉不到。可他眼角的余光却不自觉地瞥向姬发。大周天子的脸庞如同玉石一样沉凝，可双手又一次不自觉地握住了那只锦囊。

嗡嗡的响声破空而至！

不可胜数的青铜矢又一次像蝗虫一样从天而降，只不过这次他们的目标却是周军。姜文焕熟练地举起画盾，把姬发与利护在车中。只可惜这次他的动作再快，也不能保护战车前面的马匹。天子车驾上的驷马都配备了整块皮革缀缝的马胄，可是那些密集的铜矢竟密密麻麻地透入了驷马中两匹马的眼睛和脖颈，一匹马双目泣血，跌跌撞撞地想要向前冲几步。不得已之下，利只能割断束缚着它的缰绳，任由它盲目地冲入乱军之中。而另一匹马却是拉着辘轳的服马，它的胸口中箭，锐利的青铜箭直接重创了它的心脏，鲜血随着垂死地迸动冲破创口，喷射出一道狭长的血线，这些血液带走了最后的生机，它四腿无力的跪下，带动着整个车架侧翻在地。

姜文焕灰头土脸地侧身从地面上爬起来，作为车右，他这时的职责就是要下车推车，使车架复位。而利咳嗽着尘埃，半跪着膝行到车前，抽出青铜短剑一下下凿开系着死马的轭首，他的小腿上中了一箭，深红的血渍从军服中渗出来。

“姬发，现在全靠你了。”姜文焕大喊道。

姬发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行云流水般抽出了上弦的长弓。大周的新王这时才有点少年跳脱的模样：“你放心，没问题！”

天子的弓以赤黑的柘木为渊肩、青白的牛角为弭翼，清漆素弦、合九成规。姬发侧身前倾，双脚站开，左手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火红色尾羽的箭，轻轻搭在弓的右侧。

那双黑白分明的清澈眼眸冷冷地注视着前方的烟尘。

右前侧一处密集的枪阵突然像过熟的石榴一样爆裂。两匹戴着青铜马具的骏马从残阵的缝隙中冲了出来，高高跃起的脊背仿佛连绵起伏的群山。战车上的三位甲士，车右持戈，驭手驾车，车左弯弓，高速地朝着姬发三人撞来。

姬发转臂沉肩，右手拇指弯曲勾弦，垂直后引，雪白的弓弦掠过他的鼻尖和唇峰，在下颌处转折，他略微扬起肘部……

放箭！

空气中只闪过一道金色的流光，旋即两匹疾驰骐驎的眼睛就被双双洞穿，它们漫无目的地扑腾挣扎，巨大的惯性扭断了它们脆弱的脖颈，连带着把车上三人都甩飞了出去。

趁着他们还躺在地上呻吟，姬发左手略微倾斜弓的角度，右手迅速从箭囊中夹取三支箭，拇指平推送箭、搭弓、放箭，然后又是送、搭、放，送、搭、放。

三支箭首尾相连，却又纷纷命中不同的目标：车右中喉、驭手钉胸、车左穿臂，竟然是专门用作速射的连珠箭法！

“好样的！”姜文焕不禁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一般欢呼起来。他这时终于把车子推到了正位。而利也重新把另外两匹没有受重伤的马套到了车衡上，正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眼中满是对姬发的钦佩。

姜文焕一手拉起利，把他提上战车，一手持戈对着姬发说道：“上车！”

“你们先上。”姬发又射出了几支箭，截断了几次可能针对他们的冲锋，然后跳上车。群马嘶鸣，战车从他们身边错毂而过，转瞬之间就只能看见远去的背影。

“这次可真是太险了，”姜文焕长嘘：“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支撑到援军抵达。”

三人散乱的鬓发忽然被疾风吹拂而起，刮得他们面颊生疼。

姜文焕想也不想，挺身用盾牌护住右前方，那是风来的方向。

“谁？”他暴喝道。

没有回答，唯有一支雪白羽尾的利箭飕飕而来，瞬间贯穿了他的手腕。姜文焕咬牙，想要抬臂调整盾牌的角度，第二支箭已然瞬息而至，直直地没入他的右大臂。

绘有朱红地纹的革盾晃了晃，姜文焕整条手臂无力地垂下。他的右手被迫放松，把柄从指尖滑落，整块盾牌翻转着朝下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就在盾牌落地的一瞬间，第三支箭已如同银色的闪电击中了利的脖子，毫无防备的少年连声音都没能发出，就倒在了车里。

同样的首尾三箭，同样的连珠箭法！

大家这才看清了来者，那是一辆战车。朱红的落日正好在他们的背后，遮掩了他们的面容，只露出黑色的剪影。可姬发的瞳孔却剧烈地收缩起来。

黄昏的天光直直地打在了车左的兜鍪上，几乎要晃花了人的眼。那不是普通的青铜胄，一条纯白的玉带围绕着它，烁烁闪光。而在玉带的正前方，是一只振翅欲飞，用璀璨至极的纯金箔打造的玄鸟！

即使化成灰，姬发也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物。那是商王的额带，是殷寿是一直戴着的那顶额带！

没有任何间隙，商军车右的长戈已经如泰山压顶般凌空劈下。姬发根本没有弯弓搭箭的机会，情急之下，他只能挥动手中的角弓，勉强格挡。

长戈的尖锋毫无阻碍地啄断了弓。随之而下的内刃在劈开了弓弣以后继续“绷”的一声切断了松弛飞扬的弓弦。姬发面色苍白，挣扎着要去摸腰间的轻吕剑。现在的他几乎手无寸铁。

“叮”一声轻响，一杆斜里穿出的铜戟贴着姬发的额头，挂住了长戈的内脊。青铜相撞产生的力道让两杆长兵的木杆不住地颤抖。姜文焕斜靠在战车右侧的舆轊上，左手持戟，喘着粗气。趁着对方力量已竭，他再度弓身送戟，旋转着荡开了长戈后一举将商军驭手刺倒在车内。一击既中，长戟脱手，姜文焕终于支撑不住。一道细细的血线自他的唇角滑落，一直滴落到他的鞋面上。

姬发毫不犹豫地掷出断弓，毫无悬念地命中了殷商车右的面门。头盔滑落，露出一张满是鲜血却又熟悉至极的年轻面庞。这张面庞迅速地往后倒去，滚落在滚滚黄土中。商军战车前的白马受到了惊吓，嚙叫着腾起前蹄，速度完全慢了下来。咔嚓一声，两辆战车的车害终于死死地卡住了对方的车轮。

现在，就只剩下他和商王了！

轰鸣声中，轻吕剑铿然出鞘。这把来自吴地的青铜长剑上闪耀着慑人的菱格暗纹，暗红色的琉璃流淌着不详的寒光。姬发一脚蹬在战车的栏舆上，抬起左肘护住喉咙，右手紧握剑柄，用尽全身的力量挺身刺向商王的咽喉。这个动作他在梦中演练了不下数百遍。

殷寿，受死！

对方却像是早有预料，微微偏过头。就像是夜中暗影，一道漆黑的匹练以熟悉又出人意料的角度架开了轻吕剑的锋芒。姬发的剑势一偏，只打落了对方的盔甲，剑尖擦着耳际斜斜飞过，极细微的裂帛声响起，割断了结辫的发绳。

那人的长发如海涛一般散开飞扬，露出了象牙般白皙的颈项，那上面环着一圈极细、极整齐的血线，仿佛曾经受过大辟之刑。

姬发的嘴唇颤抖着，牙齿咯咯作响。他不愿不敢不能看脖颈之上的那张脸，然而那张脸的每一丝细节却又不受控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张脸，在他十二岁来初朝歌时邂逅。彼时他乘坐带有西岐凤鸟纹样的安车，怯生生地打起车帘，悄悄赞叹大邑商首都的繁华，却恰巧撞见了一双琥珀色的眼眸。眼眸主人形状姣好的嘴唇微弯，笑道：

“你是哪个地方的质子，怎么这么乖。我是殷商王孙殷郊，咱们交个朋友吧！”

后来那双明眸倏地闭上了，只余鸦羽般的纤长眼睫微微颤抖。一豆孤灯，二十岁的他在静静地端详着那张脸的鼻梁、眉弓、眼尾，一边又担心熟睡的坤贞什么时候突然醒来。半晌，他终于攥紧手心下定决心，在坤贞的唇角偷走一个蜻蜓点水的吻。

“你……阿郊……我……”他开口，千言万语都涌动在喉咙口，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在姬发恍惚的片刻，殷郊动了。他的神色掩盖在披落下来的长发中，晦暗的看不分明，他左手并辔，趁着姬发招式用老后力不继，右腕翻转，鬼侯剑直刺姬发的心脏！

一道寒光在姬发的胸膛处绽开，鬼侯剑的锋芒在青铜甲片上划过，发出极为刺耳的锐音。殷郊死死地咬住下唇，浅色的眼眸中蓄满了泪光。他的右手弯折成了奇怪的弧度，整个人重心都不正常地前倾，似乎都要跌下战车。鬼侯剑在空中生生转了个方向，没有穿透姬发的肋骨，而是向左偏移切开肩胛，将姬发钉在了革轂的木板上！

姬发忽然感到胸口一轻。那个他在战场上一直摩挲的茜色锦囊被鬼侯剑的锋芒割裂了。锦囊失去了两端的抽绳，在半空中张开了囊口。本就是丝线编成的缨带格外的丝滑，悄无声息地从缝隙中溜了出来，轻柔地落到姬发的身前。

殷郊的右手虚软地几乎握不住鬼侯剑，可他却毫不犹豫地伸出左手，双手合握剑柄，将鬼侯剑从伤口处抽出！

血珠自鬼侯剑贯穿的肩胛滴答流下，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一小滩。

缨带由几根丝线拧在一起，中间有很大的空隙。一根丝带稍稍接触到了鲜血，整段缨带的流苏瞬间就被染成鲜红。

姬发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随着伤口中的鲜血流干了，他半躺在车舆内，只能蠕动着嘴唇，发出一声嘶哑至极的呼唤：

“阿郊……”

殷郊深吸一口气，闭上眼，转过脸。他再次抬起右手，高高举起鬼侯剑，对着纠缠在一起的车轮猛然劈下！

“别走……”

车轮发出轻微的呻吟，一道细缝自车牙到车毂徐徐裂开。而殷郊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又是一记同样的角度和力道纵劈而下。

“阿郊，别走……”

车轮摇晃了一下，最终支撑不住，彻底裂成两半。殷郊的战车猛然倾斜，向一侧翻倒，可是殷郊完全不为所动，立刻挥动起马策驱赶着两匹牡马，车厢倾斜的底部在地面上划出道道蜿蜒扭曲的痕迹，一直延伸远离。

“别走……回来啊！！”

低沉，悠扬的号角自北方周军阵地传来。咚咚咚的鼓声响了三次。那些隐藏在普通步卒后面的甲士们终于登上了驷马战车，第一排的士兵立刻让出通道，让那些战争机器彻底显示出它们的威力。

檀车煌煌，驷牡业业；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等待了许久的赤色洪流终于冲毁了一切敢于阻挡它的事物。代表殷商的白色军队零星地抵抗了几下，却最终仍然像是蒲公英一样被吹散、扯碎。阵列的最前端，日后被称为齐太公的姜子牙一身道袍，手持打神鞭驾驭雪龙驹指挥军队冲锋，仿佛是雄鹰展开双翅。

无数的战车从身后疾驰而过。姜子牙终于找到了姬发。

但是姬发双眼紧闭，嘴唇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他嘴唇翕动，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姜子牙侧耳细听，只能模模糊糊地听见：

“回……郊……”

师尚父当机立断，立即从葫芦瓶中倒出几枚仙丹塞入姬发口中。丹丸入喉，流血止歇。姬发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缓缓睁开眼睛，却在看到姜子牙以后猛地握住他的双手。

“尚父，殷郊呢？他在哪！”

“殷郊？”姜子牙迷惑不解：“不是殷寿……”

姬发没有回答，推开了姜子牙，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雪龙驹似乎明白他的意思，轻啼一声以后将主人拱上马背。下一刻，姬发虽靠在马颈上，却猛地一扬马鞭朝北方绝尘而去。

“朝歌！殷郊一定在朝歌！我要去找他！”

太阳彻底落山了。大地贪婪地吮吸着阵亡者与伤者的尸体，很快就被染红，分不清是倒映的是晚霞还是血海。

十

一人一马孤零零地越过朝歌乱石嶙峋的城墙废墟，进入朝歌，无人注意。骑士伏倒在马背上，盔甲俱丧，手中漆黑错金的长剑早已失去了剑鞘。

殷郊眼前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红，姬发的血、夕照的霞、周军戎衣的赤……

还有火光处处的朝歌城。

商军全军覆没，质子旅精锐一朝丧尽，而周军又越过牧野平原兵临城下。没有了王家军队的弹压，朝歌城里原先潜伏的魑魅魍魉瞬间显露原型，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人群在哭喊、咆哮、欢叫、长嚎。一个男人弯下腰，想要保住自己身后的妻儿，却被贵族的家丁嚎叫着斩首；他的女儿啜泣着奔到门板背后，却被华服的亲兵一斧劈开大门，骂骂咧咧地套上枷锁。那些被借粮借兵解放奴隶的贵族们终于按捺不住，率领着私兵冲撞在朝歌的大街小巷，要把所谓的“家业”全都抢回来。而平民们互相推搡，却无处可逃。老人绝望地朝天伸手，却被年轻人踩进深渊。妇人被迫和自己的孩子分离，衣衫褴褛的穷人被推下高台，而那里曾经是殷郊分发粮食的地方。

他就在地狱里。

他亲手造就的地狱。

恍恍惚惚间，喧嚣声似乎逐渐沉寂。殷郊忽然感到天旋地转，重重地倒在黄土里。他胯下的黑马胸前早已伤痕累累，身中数箭，只是因为皮毛深黑，所以一时间才看不出来。现在，这匹驮着主人从牧野赶到朝歌的小牝马终于支撑不出，力竭倒地咽气。

殷郊摇摇晃晃地用肘支撑起半边身体，映入眼帘的却是极为熟悉的景象。

祭天台。

当年天谴初起，他忧心如焚，一边担心天下黎庶的性命，一边又不甘父王的丧命。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一次次骑着自己的黑色小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来到祭天台，久久地凝望着它。既希望祭天台能够快点造好，又期盼永远也造不完。来的次数多了，马儿也就识途了。

“请父王传位于我，我愿自焚以平息天谴！”

少年的誓言犹在耳畔回响，可他的父亲却无情地回绝了他。

父王为什么要猜忌我，他时常想，我死了，王位还是父王的，而天下倒悬亦可顷刻而解，两全其美的办法，父王为什么不用，上天为什么不答应呢？

原来，并不是不应，而只是时候未到。

祭天台早已被抛弃，无人问津，基层的有些木头在战前被拆走，用作鹿角和栅栏工事的原料。殷郊用两块硬石打着了火，提起鬼侯剑劈断角落里的圆木充作引燃，一步一步地走向祭天台。

没有钟鼓律吕，没有祭舞巫歌，没有飞扬华丽的玄鸟图腾，也没有窥天机握龟甲的大司命。殷商的末代帝王一无所有，一袭血衣、披头散发，手持火把头也不回地拾级而上。

现在，到了该兑现所有诺言的时候了。

“我可怜的徒儿，周代殷命恐怕是天命，即使如此你也要执意下山？”

殷郊被阐教带回昆仑后不久，师父广成子嘴硬心软，散去诸多修为替他疗伤，见他仍心系尘世，如此这般苦劝道。

他强撑起支离的病体，端端正正地下拜道：

“事在人为。况且修仙者应当有悲悯之心，首先要为黎元计。狐妖为祸朝歌，迫害无辜。早一日诛除狐妖，天下人就早一日安宁。再者，徒儿毕竟是承祧社稷的大商帝子，虽入玄门，可怎能坐视殷商罹难，江山倾覆……恳请师父成全。”

广成子怔住了，手中默默掐算。半晌，他的师父长叹一声。

“也罢，这就是你的命，去吧。”

殷郊欲长跪谢师，却被广成子轻柔托起。仙人不老的容颜满是忧愁。

“为师也只能将你法力封去，护你偷偷下山。切记尽量不要泄露你的行踪，否则天数有变，消除天谴将会更加困难。”

“诺。”

殷郊的眼前一暗，思绪回归，最后一级台阶已在他身后。

他站在了祭天台顶。

台顶外圆内方，暗合天地。其中有早已处理好的木柴与荆条，罩在防水的油布之下。殷郊抓住油布的一角，猛地掀开。飘扬的灰尘中，竟意外地露出了一个影子。

他早已死去的父王殷寿，不知何时被弃到了这祭天台之上。不过处理的人似乎还留有一丝仁心，用玉旒将殷寿的面容覆盖。许是因为身缠过妖气，殷寿的身体竟诡异地保持不腐，空气中仅有木头干燥的气味。

殷郊除去了靴履，赤着足站上了柴堆。荆棘上的尖刺割破了他的双脚，血流不止。可他依旧重重地下跪，朝东面殷商故地的方向跪拜稽首，如是者三。

“昊天上帝及殷商十六代列祖列宗在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不肖孙殷郊，倾家丧国，致使天命颠覆、神器位移。今郊自去王号、以发覆面，不进宗庙、不入祖坟，自焚以谢天下。望祖宗仙家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解除天谴，恢复安宁，郊即便神魂俱灭，仍感天恩。”

他松开右手，将燃烧着的火把丢了下去。火把在空中转了几圈，骨碌碌地滚到木材边上。熊熊地火焰凌空而起，瞬间升腾而上。

殷郊的额头霎时间腾起层层冷汗，被高温蒸干以后又立马渗出来。灼热的空气就像一条条看不见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在各处皮肤上，火焰甚至还没有接触到身体，就会有烧焦的味道传来。呼吸之间全是灼烧的疼痛，跃动的火墙带起的模糊中，有什么白色光点由远及近，在哔剥的火焰声外，仿佛有谁在呼唤他。

“殷郊——阿郊——”

姬发吗？

不，应该是幻觉吧。姬发打赢了牧野之战，成了他最想成为的、绥万邦履丰年的大英雄。大周的王合该属于未来，属于传奇，而不应该与他——一个背负了历史与命运枷锁的罪人共同沉沦。

殷郊耗尽了灵台最后一丝清明，努力地朝那个白色的光点扯出一个残破的微笑。

“姬发，天下就拜托你了……”

就让这把火烧尽旧时代的一切黑暗，让属于你的新纪元建立在光明与希望的基石上吧！

肆虐的火舌最终吞没了整个基座。滚滚的浓烟直上云霄，埋葬了旧的暗夜，托举了新的朝阳。

天谴，解除了。

又是一个黎明，周军攻破了朝歌。说是攻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周军根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朝歌城里的大贵族都在残杀火并，被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周军轻松击溃。据说，纣王在看到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以后，就慌慌张张逃入祭天台，点火自焚。

商朝的太阳将永远不会再升起了，从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是姬周的红日。此后，它将东升西落，照耀华夏未来八百年。

十一

六个月后，镐京。

供奉大周先祖的明堂辟雍建立在湖心岛上，四面环水。在圆形的夯土高台之上，方形的建筑足有普通宫室的三倍之巨，庑殿短脊、檐角微翘、斗拱鎏金，青砖铺地、门窗敷朱。一只白鹤从水面上惊起，扑棱棱地掠过了二层一排开着的窗棂。

姬发示意宫人将窗户关紧，抬手屏退众人。待到所有侍从皆退下后，新任天下共主侧身啜嚅道：

“尚父，我想见他。”

空气中顿时一片寂静，无人回答。这天是开国大典的最后一天，刚刚祭祀完水土百神。而姬发连祭祀的冕服都没有换下，就召集姜子牙与姬旦来明堂问对。

姜子牙把手从漆案上放开，轻轻捋了捋花白的短须。这位新分封的齐侯神色悠远，最终却长叹一声：“一对痴儿……”

“封神榜自开而天谴解，一定是殷郊所致，那么大的功德，他一定不会死！”姬发急切地说道，玄色广袖中单下的双手攥紧朱红蔽膝，捏出道道纹路。“尚父，一旦朝局稳定，我就可以去昆仑归还封神榜……让阿旦摄政……”

“姬发，你呀你……”姜子牙摆摆手，又换成了两人初遇时的称呼，语气谆谆：“即便你现在是天下共主，你能上昆仑，你也见不到他。”

姬发的声音颤抖而又嘶哑：“为什么……”

“天谴的解除，并不是毫无代价的。轻则短寿，重则丧命。殷郊逆天而行，替你解除天谴，又把你推为天下共主。虽有天大的功德，但神魂遭火焚破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这可不是三年五载，而是十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

姜子牙突然噤声了。

年轻的周天子挺直身体，正襟危坐，朝他郑重地拜了两拜。

“我可以等的。”姬发缓慢而坚定地说道。

清凉的晚风从窗棂的缝隙中渺渺而入，送来了一串对岸少年们的欢笑。那是明日代诸侯献诗的乐工在排练。琴瑟声起，清脆的歌声荡漾在铺满落霞的湖面上。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采啊采啊采卷耳，半天不满一小筐；

我心念念意中人，苇筐弃置道路旁。

攀那高高土石山，马儿足疲神颓丧；

且先斟满金壶酒，慰我少年离别愁。

登那巍巍山脊梁，马儿腿软已迷茫；

且先斟满兕角杯，免我心间长伤悲。

艰难趟过乱石岗，马儿累坏倒一旁；

仆从精疲力又竭，忧思呵忧思聚无常……【4】

尾声

玉虚仙境虽然坐落在昆仑山上，却无法通过寻常的道路到达。天梯巍峨，不许凡夫攀登；玉户常关，严禁俗子窥视。

此时正值午后，仙境还是如同往常一般清静。远处，山凝翠碧，雾含烟霞，巉岩叠嶂，杂树生花，而玉虚大门巍峨高耸，重檐庑殿，铜槃九重，碧蓝的琉璃瓦晶莹润泽，灿金的栋梁柱烁烁闪光，端的是一派渊薮气度。

白鹤童儿正枕在自己的翅下安眠。他本是元始天尊随手点化的洒扫童儿，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高深的法力，也不会严加修炼。山中无日月，修道法自然。白鹤也是野性难驯，除非是什么重要场合必须化作人形，不然他更愿意用自己的原型待着。

一只素玉清辉般的手戳了戳白鹤童儿的翅膀。童儿掀起一只眼皮，却在看到来人的时候迅速掐诀化形。

“殷……殷师叔！”

他背后耸动，两只来不及化形的翅膀顶起了道袍的下摆，白鹤童儿大窘，只能陪着笑：“您老不是刚去闭关吗，怎么又来了？”

“怎么童儿，这玉虚宫大门是写着‘殷郊禁止踏足’吗，凭什么我来不了？”来人微笑恬淡，一袭水和色道袍，首服莲花冠，中插子午簪，拂尘塵尾，正是道装打扮的殷郊。

“哎呀师叔！”白鹤童儿苦了脸：“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小童子吧！您神魂初凝，元气不稳。广成子老爷又是个关心过度的，成天就在我们耳边叨叨，害怕您风吹吹就散了，您要

是老站在这大门的风口上，万一有什么闪失……”

“好了童儿，就你嘴贫。”殷郊笑骂着点点白鹤童儿的脑袋。无视后者的抗议走到大门的最东侧，从袖里乾坤中拿出一个蒲团朝东坐下，迢迢地向东望去。

“睡吧小白鹤，我没事的，”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我就是看看……”

“唉呀，”白鹤童儿撇撇嘴，他可不敢照殷郊说的做：“我好不容易得到的美容觉啊！”

突然，他眉毛一拧，歪着脖子侧耳细听，瞬间甩出一件白色的玉尺法宝！

“什么人！竟敢擅闯昆仑……诶诶诶殷师叔！”

他一闪身恢复了原型，张开双翼就去追殷郊的云头。

“师叔，快回来，有人触阵，危险啊！”

殷郊想立刻到那个人的身前，却又不敢催动祥云太快太快。他抿着嘴唇，紧握着的手心中满是汗水，胸腔中的心脏扑腾着，似乎马上就要跃出胸膛。

八匹骏马白得就像是山巅的霜雪，每匹马都戴着流云纹的银马冠，玉衔朱銮，随着马的动作泠泠作响。宽大的青铜辎车，檀木为辘，车轭由纯金打造，雕刻成花瓣的形状，翠羽黄里的华盖，盖顶的凤鸟鎏金，银华蚤雕刻成卷云。而车下的青年身姿挺拔，玄端高冠，左手驭缰，右手执策。一阵风吹过金线编织的丝维，露出了一张熟悉至极的英挺脸庞。

“姬发！”殷郊想也没想地就喊了出来。

“你……你果然来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

面前的青年却露出了疑惑的神情，旋即，他了然地笑了。浅浅的酒窝出现在他的脸颊上，可他的笑靥，又是那样的熟悉。

“您就是殷郊仙长吧，我是姬满，周武王姬发是我的高祖父。”

“姬……满？”殷郊哑声道。

是了，姬发是没有酒窝的。且姬满的眼睛是漂亮的桃花眼，姬发的眸子是更凌厉的凤眼。

他几乎找不回自己的声音：“过去多久了？”

“两个甲子。”姬满依旧温和地笑着，他的声音清润，忽然让殷郊响起了姬发的长兄伯邑考。

“我欲效法高祖武王，巡狩四方，重振大周国威，这才来到昆仑，想要一观右史利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的封神榜。当然，也是为了这个……”

他从怀中珍而重之地掏出了一个褪了色的茜色锦囊，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

“高祖父直到驾崩前还握着这只锦囊，拉着周公旦的手说是要把它送到昆仑。曾祖父成王其实是过继的嗣子。管蔡不服，因此发起叛乱。周公旦只好暂时将锦囊藏于金匱之中，只告诉曾祖这是武王遗物，要好好保存。直到一次齐丁公（姜文焕）来朝，与我的祖父康王说起了这件事，我们才知道这个锦囊竟是给您的……可惜大周之前形势不稳，我父昭王竟丧

于荆楚，等到我继位以后平定叛乱，才有机会驾车来到西域，将这件东西亲手送给您。”

殷郊接过锦囊，眼前已是一片模糊。他颤抖着松开锦囊的系带，透过盈盈的水光，一条赤、青、白、皂、黄五色丝绦编织成的带子从锦囊中滑了出来，精准地落到他的掌心。说是五色，其实都完全发黄，仅仅能依稀辨认出原本的颜色。由于年代久远，丝绸变得极其脆弱，许多同心结都已经抽丝、断裂、解散，只有那作结的白玉凤鸟珠莹润如新。

姬满耐心地解释：“您是仙人，又是商人，恐怕不明白这纓带的含义吧，这是……”

“我明白……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殷郊扬起脸，阳光跃动在他永远年轻、超脱岁月的脸庞上，然而他的眼中却流出了只属于红尘凡人的晶莹泪水。泪痕阑干，泪珠滴落，最终一片片无声的洒在了纓带尾端早已看不出血迹的流苏里。

“主人亲说妇之纓，五采为之，明有系也，示之亲也，永以为好也。”【5】

他在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连竹简都差点握不住。明明只是一部严谨的西岐礼俗说明，可他总是想到姬发，想到姬发和他。想到在西岐一望无际的黍田中，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西伯侯的次子会亲自驾驶一辆油画辇车，玄端高冠，长铗组佩，亲自接他来归。

小王子摇了摇头，想要把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从脑海里清出去，但这些东西就像是生了根一样，赶也赶不走。最终他跺了跺脚，认命地把头埋到竹简里，想用冰凉的竹篾缓解脸上烧红。

“姬发，我都暗示你我是坤贞了，你一个乾元怎么不表示一下啊！”他嘟囔着，“啪”得一声把竹简收起来。

不过也没关系，小王子咬着笔杆想着，反正我们都年轻着呢，未来的时光，还很长。

他可以等的。

剧终

Chapter End Notes

【1】即管叔鲜，周武王的三弟，同时，管叔鲜的封地就是后文中提到的管邑

【2】即蔡叔封，周武王的五弟

【3】姬发的讲话为《尚书》中的名篇《牧誓》，译文引用自王力先生《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增删修改

【4】选自《诗经·卷耳》，译文是作者写的，有参考

【5】选自《十三经注疏·礼记·士昏礼》，有修改

结纓

Chapter Notes

注意：

- 1、本文是abo设定，乾元（Alpha）！姬发×坤贞（Omega）！殷郊，是平行世界，不完全按照历史
- 2、应读者要求，作者推出《结纓》。《结纓》是《绝纓》的衍生番外（作者下场写同人了属实）。番外的成立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在三代以后，灵魂受祭祀就会一直存在，不用只接受血亲的宗庙供奉
- 3、文本中的昏礼流程参照《礼记·士昏礼》，但是作了修改（因为原本的流程真的非常繁缛地狱，别问，问就是abo世界不同于现实）
- 4、作者没有去过获嘉，如果有错误，请指出
- 5、殷郊的衣服，本人才疏学浅，无法准确考证，只能按照伯侯夫人的服饰设定，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有哪位大佬能知道，望不吝赐教

礼娶嗣明德，同牢夙所钦。

况蒙生死契，岂顾蓬蒿心。

雁币任野薄，恩爱缘义深。

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

——[唐]杨衡《夷陵郡内叙别》（节选）

今日七夕。

夏季的夜空本来就高远空阔。加之今夜万里无云，比平日更明亮的绛河流转，竟垂直于地面。远远望去，宛如银瀑悬悬，从九霄溅落，又恍若天梯层层，可直登离恨。

一个身披漆黑斗篷的影子悄无声息地游走在小道上，小道的尽头通向一座山。说是山，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土堆。但是对于一马平川的中州地区来说，只要是平地突兀出一块，皆可以欣喜地称作山。

此山名为同盟，在获嘉县城外。乡人皆传这里是当年牧野之战前，武王与诸侯盟誓之地，在山巅处，还修建了供奉周武王与西周开国功臣的武王庙。

现下已入夜，游人散去，万籁俱寂，庙门紧闭。看守的小吏正在酣然沉睡。那个身影走到小吏跟前，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竟瞬间穿墙而过！

小吏翻了个身，睡得更沉了。

人影飘上汉白玉台阶，绕过朱漆大柱，院中那棵武则天手植的唐槐发出簌簌声响，带起的微风没有扰乱身影任意一处衣角。最终，身影停在了武王大殿前，挥了挥手，大殿的门便徐徐自动向内打开。

影子闪身进入黑黢黢的大殿，熟络地从袖中拿出一个没有舌的玉铎，抬手轻摇。

随着他的动作，忽然之间，面前供桌上的蜡烛居然全都不点自燃。还有无数光线不知从何处打落，把大殿照得明亮堂皇，仿若白昼。殿内陈设的帷幔幄帐顿时流耀出鲜明的色彩，织金丝绸闪烁着润泽的光芒。璧珥彩羽，错落其间，润漫蜿蜒，叮当作响。

一位身着玄端的年轻公子不知何时已然立在祭台边。

见到来人，他从容地转身拱手：“殿下亲至，旦却不能远迎，失礼了。”
来者掀起兜帽，露出殷郊的脸庞：“叔旦，怎么是你，姬发他人呢？”
周公旦行礼的动作忽地顿了顿，欲言又止：“殿下，兄长他……”

“嗨，不就是一盘樱桃毕罗么，咱们的陛下是越活越回去了。”另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大殿内传出，姜子牙悠悠然从半空中飘出，在殷郊身前转了个圈。如此强烈的光线下，他的身下居然没有任何一点影子，一旁的周公旦亦是如此。

斯人已逝，留下的都是魂魄。因他们都立下大功大德，受世人香火供奉，灵魂方不散去，而是都聚集在这处武王庙中。

殷郊歪头疑惑：“樱桃毕罗？那不是本来……”

周公旦微微抬袖掩口，尴尬地轻咳了一声，解释道：“是，就是上次那盘樱桃毕罗。殿下做了樱桃毕罗供在桌案上，可是尚父却顺手拿走了。等兄长和毕公下完六博从倒厅了出来，就发现盘中已然……”

“到现在还在厢房生闷气呢。”姜子牙立刻补充道，毫不留情地揭了老底。

魂魄以供品为食，可是凡人却被礼节拘着，总是供太牢三牲。虽然确实是高规格的美味，可是天天吃也会腻烦。殷郊记着姬发生前的饮食习惯，每每都亲自下厨给他开小灶——周武王其实极嗜甜食。殷郊因此经常带来桂花糕、茉莉酪、荷花酥等各种甜点给他解馋，有时也会到江南温柔乡，专程为他买来嘉湖细点、余杭茶酥。

可殷郊也有神职，不能时常下界。胃口被养刁了的武王就只能望眼欲穿，巴巴地等着太岁神投喂。可现下被姜子牙截胡，几个月的等待一朝化为乌有。

殷郊不由地轻笑道：“师叔，您好歹也给姬发留几块啊。您要是不解意，现在黄河里的鲤鱼时兴，味美极鲜。侄儿专程给您抓几条，细细切了做鲤鱼脍，用梅蒜作蘸料、再包着紫苏叶，如何？”

齐太公顿时乐开了花：“好师侄！真会孝敬你师叔！”

“叔旦你的口味同姬发相似，”殷郊转身对着周公旦说道：“下次我捎点拔丝苹果给你。”

周公旦有些受宠若惊，可脸上却浮现了酒窝：“那旦便谢过殿下了。”

“阿郊，别听尚父打诳语！”

端坐在大殿正中的武王塑像忽然闪动了几下，旋即如轻烟一般消失了。光点散去，一个明亮的轮廓出现在厢房门口。

正是姬发。

魂灵的衣着是按照祭祀之人的想象而凝成的。因此姬发的穿着就同塑像一样，是后世皇帝才能穿的十二章冕服，玄衣纁裳。玄衣日月在肩，背绣星辰，袖处有龙、火、山、宗彝、华虫等纹样；纁裳也有四章，有织藻、粉米、黼、黻。另还有青色中单、白罗大带、朱红蔽膝，六采大绶、玉佩金钩。端的是一副天家气派。

“予怎么会因为区区一碟樱桃毕罗就怪罪尚父呢。实在是刚才和毕公下六博戏，厮杀紧张，这才没来得及见阿郊。”

他这番话说得颇有帝王气度。可是这位天下共主一见到殷郊，就有些非礼地撩起皂纱冕的十二旒，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爱人。那眼神，要有多幽怨就有多幽怨。

“确实没必要计较。”殷郊上前，以好兄弟的姿态拍了拍姬发的肩。可是他的指尖却直直穿透了姬发的身体。

是了，姬发现下是灵体，只有魂魄留存。而血肉之躯是无法触碰魂魄的，即便是仙人的金身。而魂灵享用供品，也必须等到生人全部离开，方能提取供品中的灵气。

姬发的眼眸在看到这一幕以后暗了暗。不过他很快打起精神飘到殷郊身侧，虚虚地挽住殷郊的胳膊：“你来了就是最好的。可惜我作为庙主，不能离开这座庙。不然我听香客说，县城里有七夕灯会，若是能陪你去……现在就只能在院里，听听你的琴声。对了，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凡人，在弹一曲很不错的琴曲，叫《梅花三弄》，是改了晋代的笛曲……”

他娓娓道来，语气低回缱绻，与凡间乾元对坤贞的私语温存并无二致。庙里他人见状，都露出了“没眼看”的表情。就连端方严谨的周公旦都别过头，颤抖着用袖子遮住全脸。

没想到殷郊却猛地挣开了姬发的胳膊，严肃地站到一边。

“姬发，今日我来找你，可不是为了这些事。”

嗯？众人一愣，旋即纷纷觑着这对小情侣，啊不对，老情侣。这是怎么回事？平日里这俩都是小别胜新婚，一见面就如胶似漆。可现在这是，吵架了？可是也没机会吵架啊？不过姜子牙却老神在在，气定神闲地靠着柱子抱着手臂。

“你说，你尽管说，我听着呢。”姬发立刻不再纠缠，主动站到一边。他声音沉静温和，可站在他身后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背在身后的右手正紧张地揉着青色中单的袖口。

“你自己看看罢。”

殷郊抿着嘴唇，面无表情地抬手放出袖里乾坤。

几只活雁飞了出来。

三匹玄色的帛和两匹纁色的布叠的整整齐齐，承在玉盘里徐徐飘落。

两张鹿皮，脊背处对折，有花纹的一面朝内。

“这些，是文王提议，拜托紫薇大帝（伯邑考）送上门的，”殷郊说道：“姬发，这可是周礼，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

“这……这些……”

姬发摇晃着抬起一只手，指着这些物件，说话都不利索了。

纳采，用雁；问名，执雁；纳吉，用雁；纳征，玄纁束帛，俚皮；请期，用雁。

“尚父、阿旦，你们谁能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不，别掐，这可真是个美梦，我真希望永远都不要醒来……”

“陛下，您都是魂魄了，还能做什么梦啊。”齐太公一针见血。

殷郊见他那副呆雁模样，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脸却一直绯红到耳根。

“姬发，和我结婚吗？现在，就结婚。”

“顺便说一句，我方主人的角色就是师叔暂代的，紫薇大帝送礼，师叔也依礼回礼。所以那次那盘樱桃毕罗，本来就是酬谢师叔用的。”殷郊对着姜子牙拱拱手。

“我虽然是把老骨头，可是为了殷郊师侄的终身大事，多跑几趟也是应该的，”姜子牙点头说道：“师侄的樱桃毕罗，确实是鲜甜可口。”

“多谢尚父！多谢尚父！”姬发连忙接过话头，对着姜子牙拜了两拜，眼眸中全是星星点点的兴奋：“发以为，那樱桃毕罗的谢礼还太微薄了……”

姜子牙被气笑了：“你小子！”

可是姬发根本来不及理会他的揶揄。他一溜烟似的赶到耳房和倒厅，对着里面住着的毕公、荣公还有其他开国将领们高声宣布着什么，恨不得把每个魂都从神龛里赶出来。

“哥，你可注意点礼节吧。”一旁的周公旦终于忍不住，看着像一片玄云一样在大殿里飞来飞去、连拽都拽不下来的姬发，劝道。

最终，还是殷郊一句话唤回了姬发。

他轻轻咳嗽了几声，好整以暇地从衣襟处拿出一张朱红的缣帛，对着姬发说道。

“姬发，这是你父亲给你的缣帛，你快下来看看吧。”

半空中激动着拉着南宫适说话的姬发听到这句话，立即就丢开自己的堂兄，直直地冲了下来。徒留曾侯大人愣愣地站在原地，半晌才明白堂弟这是早就扔下自己跑了。

殷郊双手执帛，将其展开给姬发。

红色缣帛展开，内书皆是以金粉为墨，光耀非凡。字字皆是简练流动的钟鼎文，确是文王姬昌的手迹。

“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勛帅以教，先妣之嗣，若则有幸。”

去迎接你的内助，以继承我们的宗室之事，勉励与引导他从事，以继承我们先妣的美德，

你的言行要有章法。

这是婚礼之日，父亲为儿子举行醮礼的训命之辞。由于文王本人也是一庙之主，无法离开，因此只能以帛书为媒，对自己的儿子谆谆教诲。

姬发的脸色也变得极为严肃，他对着帛书再拜稽首，恭恭敬敬地按照礼制回答道：

“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是，父亲，只是我恐怕不能胜任，但绝对不敢忘记父亲的训诫。

语毕，殷郊代替他将帛书供于祭台上。姬发再拜，其余姬姓之人也肃立一旁。

“那么，下面就要迎新了。”南宫适插了一句话，他终于慢悠悠地从承尘处飘了下来。“可是我们都是魂体没法驾车，也没法举柴薪为堂弟你壮行啊！”

“曾侯莫急，有些事情，就从权好了。”殷郊低声说道，猛地扯掉了斗篷的系带。

斗篷落地，四周皆响起一片惊呼。

殷郊身着玄色绢縠袂衣，内以白纱作里，衣上织绣五采锦雉，下裳同上衣一样，亦是玄色。他将发丝全部盘起，上簪六筭，皆为玳瑁，筭上又加玉饰，分别镂雕成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又有翠华胜、白珠瑯等云绕乌发之间，不一而足。

他所着衣裳型制，乃《周礼》中所谓“王后六服”之一；他所戴头饰簪筭，正是《诗经》所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简而言之，此乃立后正装、大婚礼服。

“这是紫薇大帝描稿，天宫织女织造，玉虚仙门备饰。大周八百年，任何一位王后都没有如此高的待遇，陛下啊，您可真的太有福气了。”姜子牙在一边捋着胡须喃喃道，语气中却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大殿内的原本陈设都暂时被法术隐藏。殷郊召唤出黄巾力士。鼎被抬进来了，按照大小依次排列，或龙纹、或云纹、或蟠螭纹、或重环纹。每只鼎都镶嵌有绿松石，鼎面朝西，从北到南尊卑排列。各鼎的莲花状鼎钮都被打开，分别盛放着腌制过的冬葵菜和螺酱、去掉蹄甲的整只小猪、十四条鲫鱼、一只风干的去尾全兔以及作为主食的黍稷。北侧的墙边放着一件浮雕蟠螭纹鎏银方鉴，鉴内置有一壶壶酒，都用勾连云纹提壶装着，上方覆盖细葛布。正南面安着一扁筐，里面陈列四只酒爵与一整个苦葫芦制作的卮。

钟磬齐鸣、琴瑟皆作。

庙中供奉的魂灵们都到场了，他们皆非常乐意充当这次婚礼的宾客。毕竟，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如此盛景了。

姬发站在席前，抬手将殷郊引导入席。两人在席边相对坐下，彼此的眼眸中都倒映着对方的身影。两旁悬浮在空中的匱与盥盘立刻飞到二人手边，匱中涌出清水，为二人盥手，再由盘承水。

黄巾力士代替作为赞者的周公旦，将盛在莲瓣云纹青铜簋中的黄黍移到二人席前，又端上螺钿朱红漆案，授以小猪的肺、肝、脊。

殷郊深吸一口气，用手拿起早已摆好的镂空花纹嵌玉青铜食匕。姬发伸出透明的手，默默地覆盖在殷郊的手背上。

除了酒水和卮以外，其他都是殷郊用变形术变幻而成。仙人辟谷已久，不便饮食，因此一醕、再醕都只祭祀、同牢而食都只不过是仪式性的。

殷郊与姬发祭祀了这些食物，然后象征性的挥舞了下食匕，示意食黍啜羹啮酱，是为一醕。

宾客们在一边，随着他们的动作吟诵道：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赞殷郊）

殷郊的耳朵热热的，还没喝酒，他就感觉自己就要烧起来了。

礼毕，姬发、殷郊同时起身，拜谢赞者，而周公旦亦回礼。

黄巾力士又进酒爵，又进除肝以外的全部食物。

姬发与殷郊如同前次一样行动，是为再醕。

宾客们这时换了语词：“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赞姬发）姬发的眼眸顿时亮了，仿佛倒影万千星海。

最后一酌，侍者捧来了卺。卺已经用刻有“长相思、毋相忘”铭文的象牙匕剖开了，仔细地去了籽和肉，正散发着新鲜的香气。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淋漓的酒汁注入其中，分别填满了剖开的两部分，酒光粼粼、酒香醇醇。这是昆仑玉露，以玉泉山水酿造，用玉虚宫仙杏浸润，数万年才能酿成。殷郊的师尊广成子替徒儿向师弟玉鼎真人求了许久，才求得一瓶。

“这是仙酿，不是凡品。”广成子笑吟吟地说道：“据玉鼎说，这酒魂体饮之会有奇效，为师这才为你寻来，这样你的道侣亦可与你共饮了。”

可是还是只有半只卺被拿了起来。无论姬发如何努力，他的手指总是穿过另半之卺。大周天子的眉头紧锁，右手握拳气恼地想要敲打漆案，却发觉自己连这样的泄愤动作也无法做到。

“阿郊……我……”他惶然地嗫嚅道。

合卺而饮，只有乾元坤贞交杯对饮，才能算得礼成，可现在……

“来啊，姬发，”另一边，殷郊却已经拿起酒卺，眉眼中都蕴满了温柔和洒脱。

他又仿佛变成了那个自信且果断的商王，笃定地说道：

“请喝吧，这可是玉鼎师叔的珍藏！”

宾客们齐声赞道，声音洪亮。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赞新人）

可是透明的酒液却只向一侧倾倒。

姬发明明尽力伸手去够那半只卺了，可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酒浆毫无阻碍地穿过了他半透明的身体。酒水划过流畅的弧度，旋即在地面溅起细小的水花。那哗哗的溅落之声虽然不大，却在一片赞颂恭喜的声音中格外的突兀。

颂唱的声音渐渐弱了，宾客们看着这出人意料的景象，纷纷交头接耳。

殷郊紧紧地攥着卺沿，仰头垂目，可是剧烈颤抖的酒液和急剧晃动的珍珠华胜却出卖了他。

嗡嗡的响声开始在大殿中悄悄传开，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惊疑不定。

“这可是仙饌，难道都不能……”

姜子牙跺着脚瞪着其他宾客：“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继续唱啊！先成了三酌再说！”

宾客们如梦初醒，赶忙继续唱起了下一段颂词。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殷郊沉默地端起酒卺，猛地仰头，独自将残酒一饮而尽！

这时候，宾客们也唱到了最后一段颂词：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拉车辕马在马槽，每天食粮喂饲草。祝福君子万年寿，福禄齐享永相保。

作为赞者的周公松了口气，终于高声道：“三酌成，执烛者出——”

魂灵们也知道这场婚礼的气氛似乎变得不太对劲，皆匆匆向他们再拜道别，旋即化作流光飞走，那些光芒映到殷郊的脸上，只照亮了一张紧紧抿着嘴唇的脸。

宾客们全都离开了。大殿中也恢复了幽暗。在临时搬来的带屏大床上，姬发与殷郊并肩而坐，彼此沉默，一言不发。

殷郊忽然干涩地笑了一声，哑声道：“时候不早了，睡吧”。

他倒头侧身，一把揽过织有“长乐未央，万事如意”纹样的明光锦衾，兜头盖脸地把自己整个人都罩了进去。锦缎起伏了几下，没过多久，低微的叹息就从中缓缓传出。

原来一切，终究还是无法逆天而行吗？

殷郊的心就像被戳了个洞，渐渐瘪了下去，从中流出的，皆是苦涩的内疚。

阿郊，是我的错。是我……

一个带有湿意的声音在殷郊的心底响起。下一刻，殷郊居然感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润湿了被面，带着浸润的丝绸柔柔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一片湿绸正好在他的唇边，殷郊不备张开口，却尝到了咸涩的味道。

“姬发，你！”

他不可置信地掀开被子。却看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

姬发在哭。

大周的天子，那个被冠以“武王”称号的开国之君，哭了。

即使是在管邑得知殷郊可能魂飞魄散，即使是在西周建立以后苦等殷郊凝魂，即使是以魂体的状态与已经成仙的殷郊再次相逢，姬发都没有流过眼泪，但是在今天，在自己的婚礼上无法拿起合卺之后，他却哽咽了。

“对不起……阿郊……”姬发胡乱地拿着冕服的青色中单袖子当手帕在脸上到处抹来抹去：“明明是我这个孤魂野鬼，就不应该肖想……”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他既然早已逝去，只留一丝残魂存于世间，那就不应该以感情为枷锁，再困住一个原本可以遨游于九天之上的仙人。

回答他的却是一方扔到他脸上的锦帕。

“别哭了，明明是我先肖想的你……而且你还没发现吗，你现在居然有实体了！”

我……有实体了？姬发不可置信地抬起双手，却异常精准地接住了从脸上滑落的手帕。久违的触感顺着指尖传递到脑海，润润的、软软的……还有嗅觉，这手帕上有殷郊兰花味道的信香！

“果然……让惜字如金的玉鼎师叔说清楚功效，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半晌，殷郊终于叹道：“如果早知道这酒是这样“喝”的，我一进门就把这酒劈头盖脸地泼你身上不久行了嘛，还拿它当什么合卺酒，合卺酒明明就应该是用我大商的酒……”

他骨碌一声翻身下床，重新拿起被弃在朱漆食案上的两个半卺，把里面的酒水匀了匀，把自己拿着的那一半伸到姬发唇边。

“这次可不许洒了，来姬发，干！”

“这可不是在质子旅里拼酒啊，殷郊。”武王嗤嗤笑道，眼眸中却全是满溢的喜悦。

可是殷郊已经二话不说把酒塞到他的齿间。姬发无奈，也只好抬起手把半卺凑到殷郊那里。

那玉泉山的珍藏终于入了两人的口中，只不过仙酿到底符合仙人品味，比凡酒寡淡许多。

作为爱酒的商人，殷郊最终还是不尽兴地咂了咂嘴，评价道：

“还是朝歌的酒好喝。”

不过作为几乎不喝酒的周人，姬发倒是十分淡然：“只要是你寻得的，便是世间至味。”

殷郊的脸又一次红到了耳根。该死，他就低估了姬发这个老男人说情话的功力。

他一急，就容易忙中出错，竟然下意识地就脱口而出：

“别贫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就应该快点睡！”

说完他才反应过来，真是出了大糗。姬发现在可是有实体的魂了，这个“睡”嘛……呵

呵……更何况今夜还是洞房花烛夜……

殷郊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只得用补救似的用目光在房间里到处逡巡。一见到那条刚刚被自己丢在一边的锦被，就立马扑了过去。

没想到姬发的动作比他更快，有了实体的周武王就是不一样，赶在殷郊之前就按住了丝衾。

“姬发！”殷郊不禁又羞又恼：“赶紧放开，你个……”

“婚礼还有最后一下呢，”姬发的语气却十分沉稳而正经：“我们的缨带，我还没有替你解下来呢，况且，你真的想顶着满头珠玉躺在床上？”

他轻轻地挪到殷郊身侧，伸手细细为殷郊除去了那些碍事的簪笄珈副，又以指为梳，理顺了殷郊纠结在一起的长发。最后，他在殷郊发髻的最底层，找到了那条紧紧缠在真发上的五色缨带。

“怎么藏得这么好？”姬发轻笑道。

“那些仙子们给我弄得步摇花胜就已经晃得我眼晕了，”殷郊闷闷地说：“而且，我想给你留个惊喜。”

姬发终于拂去了所有挡在缨带上的杂发。

他的呼吸急促了。

那条用赤、青、白、皂、黄五色丝绦编成的带子，每一条丝绦的颜色都鲜艳夺目。带子上方密密地结成一个个的同心结，全部都完好无缺，仿佛像是新织就的一样。底端的白玉凤鸟珠还是那样洁白，可流苏上的血迹……消失的干干净净！

这条带子，就像是全新的，新的就像是牧野之战前，他刚拿给姜文焕的那样！

“阿郊……你是怎么做到的……”

逆转时空之力，这根本不可能！除非……

他急切地攀上殷郊的肩膀：“你为它做了什么？有没有用什么禁术！我宁可它碎掉，也不要你……”

“没有的事，”殷郊安抚地拍了拍姬发的手：“我请教织女与紫薇大帝，拆了那条旧的，做了这条新的……”

他忽然感到姬发环住他的臂膀收紧了，直勒地他有些生疼。

“姬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臂膀放松了。又过了一阵窸窣窸窣的轻响，殷郊忽然感到发间一松，长发最终全部垂落到肩背。姬发半跪在他的身前，手中拿着那条解下来的缨带。

“谢谢你，阿郊。”

过了千年，缨带又回到了它最初主人的手心。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姬发掂了掂手中的缨带，微笑着说道。

殷郊用手叠住了姬发拿着缨带的那只手，十指紧扣。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窗外，月华流照。

钟鼓迟迟，牵牛星迢迢；星河耿耿，河汉女皎皎。

完结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